

柚堂四種

柚堂文存卷三

秀水 盛百二 秦川

書老子後

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曰大哉問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孟子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此數言者已足以涵蓋老子之書矣老爲柱下史孔子從而問禮焉則知禮者莫若老子乃其書反有不足於禮者何也禮有本有文文勝之弊本先撥矣文在外者也本在內者也在內者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卽誠也不誠無物莊子曰禮樂政

刑之類皆末也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而後從之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故道與仁義一也乃曰大道失而有仁義亦爲假仁義者言之耳蓋嘗推而論之道莫大于陰陽凡運以神而輕清者爲陽著於跡而重濁者爲陰故天之生物無形地之成物有質溯太極之初句無句爲天地始句有句爲萬物之母天下之事物皆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而陽爲陰之主陰不可爲陽之主以理爲主者陰從陽君子之道也以欲爲主者陽從陰小人之道也內陽而外陰則爲泰反之爲否聖人作易扶陽抑陰養生者以存春爲要陽不盡則不死

夫人之生也非禮無以立所謂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使失其本而惟文之求是亦有陰而無陽矣何以能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不亦宜乎

書鵠冠子後

陸農師注

鵠冠子相傳以爲楚人居深山中蓋隱者也然鵠爲勇雉善鬪故用其尾飾武夫冠後漢輿服志以爲始于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安施者也而鵠冠子多與龐子相問答語以武靈王終篇皆與龐煥相問答煥一作煖蓋卽龐子也然則子蓋楚人而居趙者耶子雖隱者而其書多言治道又善言兵豈以武靈徒好匹夫之勇故以

鵽冠自託如莊子說劍之意耶

虞般佑高士傳鵽冠子楚人隱居幽山衣敝履穿以
鵽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馮煖常
師事之煖後顯於趙鵽冠子懼其荐已也乃與煖絕
然據本書似馮煖卽龐煥

書蔡子律呂新書後

蔡氏筭律以九爲法寸爲九分分以下並以九爲母夫
九之自乘爲八十一再乘爲七百二十九此乃云長九
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者蓋又以十爲法九十分爲
黃鐘也夫黃鐘本一尺欲三分損益之權以爲九然則

以十寸百分爲黃鐘以八十一分爲黃鐘皆可惟九十
分義無所著蓋蔡子之所以變九爲十者其說在後云
以黍實管十三黍三分黍之一而滿一分積九十分則
千二百黍矣然以九十分爲黃鐘則是加一寸乃爲尺
將度與量不相應黃鐘何以爲萬事根本乎况蔡子所
宗乃漢斛之尺卽以爲九十分亦不能容千二百黍

隋志

云漢官尺黃鐘容
九百三十九黍

鄭世子謂其誤於班氏竊以爲非也

班氏云元始中王莽秉政欲燿名譽徵天下通知鐘律
者百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刪其僞詞
取正義著於篇其實僞詞尙刪之未盡其日以天地五

位之合終於十者乘日法八十一爲八百一十分得黃鐘之實按歷經中並無於此相當之數與以應鐘之六百四十分附會於六十四卦同一僞詞也其曰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云云者世子云論語疏引漢志並無九十分黃鐘之長一語則今本漢書殆不足信按梁書鄱陽王範得班書真本獻之東宮皇太子令劉遴之等校之其不同有十事見劉遴之傳然則細微之不同者當亦不一而足矣或是班氏刪之而無識之徒又據他本爲增益未可知也又宋房庶得古本漢書云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

之九十分黃鐘之長與尙書舜典疏所引漢志略同愈不通矣不知何以喫緊處偏多異同是豈亦有效蘭臺漆書之故智者耶

書鄭世子樂書後

世子精算法兼工製器其書於諸家律呂之說無不具列可云大觀中如辨九十分爲黃鐘加一寸爲尺之非空積八百一十分之謬諸律圍徑不同因孟康之說而

更求密率與候氣之不可泥皆有功于律學不淺

大約其說

本之何瑋

至若黃鐘之尺一而已以十起度以九筭律說本

簡要何必分八十一分爲黃帝尺百分爲夏尺若云夏

尺百分正當黃帝尺之八十一分則是黃帝尺本十寸而取八十一分爲黃鐘是律與度爲二本與加一寸爲尺之說何異又曰置一而三以生十二律布筭煩瑣不如新法之簡易所謂殊途同歸旣云同歸必欲甚闢三分損益之說亦可已矣且於後漢志所引古注疏三分之法又言其語簡義精爲律學之切要則何說也又曰淮南子晉宋書所載之法獨非三分損益與新法同其不同者仲呂不復生黃鐘耳按何承天正以舊法仲呂上生不及黃鐘之實一分有奇故改新率上生還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詳宋書隋書二志何言其不復

生黃鐘耶且淮南子十二律之本率與古注疏同後人

別立一法以御之

置黃鐘八十一以五百乘之以七百二十九除之下生林鐘置林鐘五十

四以一千乘之亦以七百二十九除之上生太簇他倣此乃并謂淮南子不用三分

之法乎新法以黃鐘一尺爲句股求弦得蕤賓倍律因

是而得夾鐘應鐘幾次開方乘除亦未見簡易也舊法

三下三上而七音具新法則先得四正附會於二至二

分乃痛闢漢志以六律六呂配乾坤六爻之穿鑿母乃

明於責人乎況以一尺爲句股無論三代尺橫黍縱黍

斜黍尺總之寸母十分其所求弦數並同乃云以周禮

臬氏爲量內方尺而圓其外爲宗夫但曰方尺而圓其

外則漢志所述漢斛亦同何所見必臬氏之量乎若云
攷工周尺漢斛爲劉歆之僞尺此更自爲矛盾蓋世子
定律準橫黍百分自云與夏尺同譏蔡氏用劉歆僞尺
之律爲太高而況用周尺更高于劉歆乎附會攷亡未
免燕披隼翼矣舊法以黃鐘爲九寸不過算法如此而
黃鐘之一尺如故也新法必以一尺爲根以爲不失太
極含三爲一之義夫太極含三劉歆之附會也新法方
欲闢之何此又襲其說且以一尺爲九寸揆之含三之
義孰疎而孰親乎其不用隔八相生之法有三曰黃鐘
生仲呂隔六以次相生曰黃鐘大呂以次順生曰應鐘

無射以次逆生究之三法之長短與舊法差在毫釐之間而已新法多列位數以寸爲京爲億者不用三分則必有奇零不盡故令位數多則其差甚微可以不論夫筆之書列之籌位雖多無碍若以截管則分以下卽難辨矣徒多無益仍不如三折求之之徑捷矣隔八相生圓圖捷法也世子別立一說云下生者左旋隔八上生者右旋隔六夫以隔六法施之直圖誠巧而便若圓圖則無論上生下生左旋皆隔八右旋皆隔六卽如林鐘左旋隔八爲太簇其右旋隔六亦太簇也太簇左旋隔八爲南呂其右旋隔六亦南呂也何必分上生屬右下

生屬左乎心有所疑識之以俟知律者甲午秋日書

宋書律志無射既上生仲呂則仲呂當上生黃鐘然後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今上生不及黃鐘實二千三百八十四■約實一千九百六十八爲一分此則不周九寸之律一分有奇豈得還相爲宮乎凡三分益一爲上生損一爲下生此其大略猶周天斗分四分之一耳隋書律志何承天立法制議云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猶古歷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後人改制皆不同焉而京房不悟謬爲六十承天更設新率

指林鐘至仲呂十一律

則從仲呂

還得黃鐘十二旋宮聲韻無失黃鐘九寸太簇八寸
二釐林鐘六寸二釐應鐘四寸七分九釐強其仲呂
上生所益之分還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復十
二辰參之數

按十二辰參之法只是教人筭學耳而於制律審音
尚隔數層今人不察開卷卽望洋而嘆非善誘之道
意欲別纂一書專取簡易直捷老嫗可解者然後以
十二辰參之法附之至於候氣則又術士之所爲栢
齋何氏辨之詳矣

書歷象本要後

歷象本要安溪凡一再刻詳畧不同此其初刻也不著作者之名而

欽定圖書集成有歷象圖說二卷亦不題撰人其中所云舊說者卽本要也首有小引云歲壬戌有從余問象數之說者爲著圖記二十餘篇未定稿也其歲八月已

有取而鋟之板者後又屬余增補注解而別刻之

卽再刻本

此直據一時問答姑指大凡壬午秋訪友人於半圃以

律歷象數之類垂委參考別洒筆爲圖說若干首所云

半圃者松鶴老人邸寓

陳公夢雷字省齋自號松鶴老人圖書集成初開館時陳爲總

裁按其初與李陳二公稱莫逆而明於象數者惟常州

楊文言

字道聲

耳及陳李隙末楊每爲陳左袒故隱約其

詞似有不滿之意安溪因亦不著其姓氏云

書握奇經後

握奇經云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

握奇

此十九字相傳以爲本於風后

其法爲六十四陣中十六陣四方

各八陣四隅各四陣居中者握奇也四方東爲龍西爲

虎南爲鳥北爲蛇卽曲禮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元

武也西北爲乾天也西南爲坤地也東南爲風巽也東

北爲雲艮也山出雲也八官所以定位李衛公云天地

風雲本乎旗幟龍虎鳥蛇本乎隊伍無他義也四方爲

正四隅爲奇或易之

或易之三字恐有脫誤

蓋奇正無定形無不

可也居中之兵倍四方四方之兵倍四隅所以居重馭輕此八陣之體也又法地軸十二陣居中天衡十六陣重列居兩端天前後輶八陣前四居右後四居左地前後輶十二陣前六陣居地軸前後六陣居地軸後風雲各四陣居四隅天地之前輶爲虎翼風從虎爲蛇蟠後輶爲飛龍雲從龍爲鳥翔地軸取其鎮靜天衡取其運動輶者以陷敵決勝風從天雲從地取其不測蛇取其其圍繞鳥取其爰擊此八陣之用再分之則天地風雲爲體龍虎鳥蛇爲用天風虎蛇爲陽陣三十二地雲龍鳥